

# 我的父親

(一)

喬家才

父親逝世，正是在中央軍校畢業那年，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的秋天，到現在已五十一年。五十一年像一場夢，彷彿是昨天的事情，記憶猶新。

父親的死，和我離家出走，遠去廣東，投入黃埔，做革命軍人，有着極密切的關係。他老人家對我遠離家鄉，萬里從軍，非常憂慮，非常愁傷，所遭受的打擊，非常沉重，難以形容。

## 望子成龍偏違父命

本來父親對我抱着很大的希望，他希望我讀完大學，出國深造，將來有所成就。那時我家非常富有，家產在銀元二十萬元以上，供給我去歐美留學，絲毫不成問題。我却違背了他老人家的願望，不好好求學，而要參加革命，要遠去廣東當兵。使他老人家日夜焦急，日夜想念，影響健康，終於一病不起，撒手西歸。每一念及，心為之碎。

雖然在他老人家臨終之前，看見我從南京帶回去的中央軍校畢業證書，也曾露出微笑，究竟對於挽回他的生命，毫無助益。

當我去廣東當兵、革命，親友鄰居都搖搖頭

，認為我有去無還。在那個時候，認為當兵是件可怕的事情，更何況去革命呢！又因為那時正是國民黨容共時期，一般人分辨不清楚國民黨和共產黨，以為是一樣的。而國民革命軍未出師北伐以前，誰也不相信國民黨在中國南端一隅之地，革命會成功的。所以鄉間謠傳我做了共產黨，在廣東穿着紅軍衣，戴着紅軍帽，聽來令人毛骨悚然，非常噁心。

父親知道我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，不過他老人家認為我去革命，必然會犧牲的。想不到我並沒有死在他鄉，活着回去，還帶回一張由中央軍校校務委員先總統 蔣公、閻伯川、胡展堂、戴季陶、吳稚暉、何敬之、馮玉祥諸先生頒發的畢業證書。這幾位黨國軍政領袖，完成北伐，統一中國以後，名重一時，人望很高。父親看見這張文憑，當然非常高興。我到廣東，總算有了一些成就，並沒有錯。

## 地方豪紳欺壓臨頭

就我兒時的環境來說，假如不是豪紳們對我家壓迫、要錢，我絕不會走上讀書這條路子，更談不到當兵革命了。那時的山西老百姓，好像除

了繳納錢糧（田賦），再沒有其他的負擔。政府需要特殊的開支，採取捐款方式，省政府把所需要的錢分派到各縣，向商店和有錢人家催索，叫做「富戶捐」。這種辦法，對一般老百姓說，相當公道。不過富戶怎樣劃分，並沒有一定的標準。更因為沒有正確的財富調查，作為分擔捐款的根據，完全由豪紳們隨意支配，就欠公道了。他們說你是富戶，要你出多少錢，你就得照數繳納，否則的話，縣政府就會把你捉起來，誰敢不出？

省政府把所需要的錢數，分配到各縣以後，由各縣自由籌集，如期繳納。我們交城縣的辦法，是把所要數目四六分開，六成由商會負責，分攤各商號，四成由富戶負擔。富戶分成三等，由豪紳會議決定，我家被列為頭等，負擔很重，很欠公平。因為我家雖然富有，不但比段村馬家差得很遠，就是比其他有錢人家也不見得富有多少。

父親覺得由豪紳們擺佈、欺侮，完全因為自己沒有勢力，無可奈何。有錢無勢，就保不住自己的財產，祇好受氣，任由人家支配，這才決定讓我讀書，將來可以站起來，為受人欺侮出一口

氣。

父親把我送進全縣最高學府——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。我們這一年級祇有一班，四十多人。這個人數還是多虧第二區送來了七八位同學。第二區在縣城正北山區，區公所設在距縣城九十里外的古交。第二區從來沒有人進過高小，這一年縣政府硬向他們要人，才送來這批同學。

高小入學不要考試，不限年齡，來者照收。第二區送來同學的年齡比較高，有的二十歲出頭，比我大了六七歲。我們這一班的級任王槐卿（植三）先生是一很好的老師，循循善誘，我一生成就，多得益於槐卿先生教導之功。入高小以後，才開始學做文章，開始畫圖畫，做手工。開始講歷史、地理，我才知道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，有廣大的土地，有豐富的礦藏，美麗的河山。

### 棄文學武未使失望

我沒有讓父親失望，每天遲睡早起，對所有功課，都不敢馬虎，連圖畫手工也盡力為之，學期終了考試，名列第一。三年來都保持這個名次，增加了父親對我的信心和希望，決心要我深造，將來出國留學。

因為我住了私立太原平民中學，是中國國民黨同志創辦的學校，我得以閱讀三民主義、建國方略。又因為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，把革命浪潮推進到北方。十三年冬，我加入中國國民黨，十四年秘密組織了交城縣縣黨部。十五年夏，南下廣東，投入黃埔，使父

親因愁傷過度而逝世，抱憾終身。

父親離開人世五十一年了，他老人家的音容，無時不在懷念中。我今天能够威武不屈，百折不回，立足人世，完全是從小受他老人家奮鬥精神的影響。我經過漫長的半個世紀，在驚濤駭浪，九死一生中，居然能够活到現在，真是奇跡，這不是自己能够料到的。當此父親逝世五十一年週年，能不把他老人家一生勤勞、奮鬥、成功的經過，寫出來獻給青年朋友們參考嗎？

父親是一位很平凡的人，可是在很平凡之中，又顯的很不平凡，非常特出。他老人家童年，祇讀過三個冬學，一個冬學不過三個月，全部不到一年。所以他老人家不認識幾個字，但他對事理却非常清楚，知人善任。

父親是一位勤勤懇懇的創業者，真真實實的農業者。他生活在當年經濟穩定，物價很少變動的農業社會，交通不便的偏僻鄉村。沒有僥倖，絕不投機，全靠那堅強的意志，兩隻萬能的手，腳踏實地，辛辛苦苦工作，不到三十年，從無到有，積財多達二十萬以上，能說他是一位平凡的人嗎？

### 義望喬家兒時記憶

義望是交城縣最大的一個村莊，西去縣城十里，東去清源縣城三十里，晉祠六十里，太原一百一十里。清朝的地方制度係「坊都制」，交城縣有二十五坊都，城關六坊，四鄉十九都，義望一村就佔了兩都，義東都和義西都。我們喬家是一村就佔了兩都，義東都和義西都。我們喬家是義望的大族，將近百戶人家。據傳說，始祖喬延

喜是從洪洞縣大槐樹遷來的，這種傳說，遍及華北各省。

山西通志：「喬氏出自姬姓，本橋氏，漢太尉元六世孫勤居同州。勤孫達，後周文帝命橋氏去木，取義高遠也，世居太原。」

唐書宰相世系表：「喬氏出自姬姓，本橋氏也。漢太尉支六世孫勤，後魏平原內史，從孝武入關，居同州。生朗，朗生達，後周文帝命橋氏去木，義高遠也，世居太原。」喬琳曾任唐代宗工部尚書。

我沒有看過家譜，對於我們義望喬姓一族人的情形，知道的非常有限，祇知道我們喬家在清朝出過一位總兵。喬總兵的祠堂非常高大，座落在村西喬家街，坐北向南，高有十幾級階台，一連三進院子，院子很寬大。正廳懸掛着總兵的畫像，陳設有盔甲、長矛。每年正月開放，供人參觀。

祠堂大門上懸掛着一塊不很大的直立牌子，上寫「提督軍門」四個字。門前有一對旗杆，旗杆很高，有三個方斗，石座有一人高，看起來十分莊嚴。這座偉大的建築，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時，是不是被紅衛兵破壞，不得而知。不過，喬總兵的畫像被他們燒掉，則是可以斷言的。

根據交城縣志記載，喬總兵名冲杓，清乾隆十年（一七四六）乙丑武進士，官至浙江提督，為有清一代，我們交城縣官階最高者。他曾平河南新野民變，征緬，征大金川，戰功彪炳，因此我們喬姓成了交城的望族。提督是提督軍務總兵官，所以人們又叫他喬總兵。

## 親族長輩生活一斑

我們這一支，曾祖名永清，生了兩個兒子，長名漢英，次名漢斌，就是我的祖父。大祖父漢英生了三個兒子：正、直、穩。正伯父我記得很清楚，是一位孤獨的老人，個子很高，以代替人家催收錢糧為職業。兒時每年過年，父親總要帶我們去給他拜年。他有個兒子，出外謀生，永無消息，生死不明。

直伯父和穩伯父我都沒有見過，祇記得穩伯母常來我家幫忙，她有個兒子名「家義」，沒有固定的職業，會做酒席，但是遊手好閒的時候多，他人很不差，和我們很處得來，他結過婚，沒有生兒女，所以，大祖父的這一支三家都絕後了。

祖父也生了三個兒子，克寬、克仁、克讓。父親最小，名字取得最好，尙書堯典：「允恭克讓」，是個有出處的名字。

大伯父克寬，我沒有見過，他的獨生子家驥可也死的很早。家驥嫂是一位很厲害的寡婦，常來我家胡鬧，父親盡量避免和她見面，我家都害怕她，稱她為惡婦。她有一個兒子，不到十歲就死了，她突然變了，變得非常可憐，不再厲害了，父親把二哥的長子過繼給他，繼續大伯父的香烟。

二伯父克仁，是位很瘦的老頭兒，到我十幾歲的時候才逝世。他有兩個兒子家楨、家棟，因為他和大伯父走近，所以和家驥哥排行，成為老二、老三。家楨哥好像很會做生意，也賺了些錢。

自我記憶，他的兩條腿癱瘓，不能行動，整年躺在炕上，大家都叫他二楞子。他和二伯父住在一個院子裏，二伯父住正房，他住東房。老兩口生活過得非常儉省，居然把蠟燭淚煎熬過後，當羊油吃。而家楨哥的生活則比他老子講究的多，幾乎每天都有肉吃。家楨哥有個兒子名「潢」，太原陽興中學畢業，到太谷學商，大家認為最有出息。不料後來吸海洛英，染上毒癮，這個最有希望的子孫也就完蛋了。

二伯父的次子家棟哥，不務正業，大家對他沒有好評，後來外出，也不知所終。他也有個兒子，學做灘羊皮手藝。七七事變，交城的這一行業，一敗塗地，此子如何，不得而知，如果活着，也將近六十歲了。

我家是曾祖父這一支最興旺的一家，人旺財旺。我們兄弟五人，大哥家金，二哥家銀，五弟家寶，六弟家鈺。我有四位姐姐，都沒有活過三十歲，都是產後生病死的。大姐二姐我都不記得，四姐三姐的死，我記得清清楚楚。

### 灘羊皮為主要工藝

父親很少提起祖父，大概祖父去世較早，他們父子間的情感比較淡薄。祖母姓牛，很堅強能幹，父親對祖母念念不忘。因為他富有以後，不能奉養祖母，所以，一直到老年，提起祖母，還會掉眼淚的。

父親是老公，所受到的母愛，特別深厚。父親兒時特別頑皮，祖母管教很嚴。因為家貧，祖母支持家庭生活，已很吃力，無錢供他讀書，祇

讀了三個冬學。在北方，一入冬季，天寒地凍，是閒暇時期，窮苦人家才送子弟上冬學。冬學不過三個月，三個冬學不過九個多月，甚麼也學不到，這是父親一生最引以為憾的事情。到十幾歲的時候，祖母就把他送去學製灘羊皮手藝的學徒。

我們交城縣有一種製造灘羊皮的工業，這種工業為交城帶來財富與繁榮。在極興旺的時候，城裏城外有一百三四十家皮房（製造灘羊皮工廠），養活了成千上萬的人。灘羊皮不是普通的綿羊皮，出產於寧夏，毛長禦寒力特別強。每年中秋過後，各皮房派人到寧夏收購生皮，第二年春天，把生皮運回交城。一入夏季，開始製皮工作。

因為到寧夏收購生皮，需要把大批款項匯到寧夏。又因為製成皮衣，分銷天津、北京、上海、漢口，必須把收到的現款匯交城。因此銀錢隨着製皮工業也發達起來，交城一縣的錢莊，多到十家以上，可見工商業發達情形的一斑了。

### 四道手續技有高低

製造灘羊皮，手續複雜，我祇知道大概，說不來詳細情形。製造過程：

第一步「熟皮」，把生硬的灘羊皮變成柔軟的熟羊皮。就是把生皮泡在大缸裏，缸被加硝和黃米粉，有一定的份量。因為生皮發酵，發散出一種很難聞的臭氣，所以一到交城縣城附近，臭氣撲鼻，交城縣城真够得上全國最臭的城池了。生皮泡上兩三個星期，就成了熟皮，由生硬變成

柔軟。

第二步「晒皮」，把熟好的灘羊皮，從缸裏撈出來，攤在廣場上，由熾烈的太陽晒乾。大概要晒兩三天，需要翻轉幾次。

第三步「刮皮」，將熟好的灘羊皮繃緊，把皮板上的脂肪刮去。刮皮用的刮刀，有蒲扇那麼大，刀刃成橢圓形，上面加上丁字形的木手柄。兩手把緊刀柄，從上往下刮。刮皮是一種專門手藝，不能刮輕，也不能刮重，必須剛到好處。因為刮重了，會把皮板刮破，刮輕了脂肪刮不乾淨。刮皮必須刮得很薄很薄，而又不傷損皮板。一件製好的灘羊皮皮袍，最重不到一斤，祇有三兩，真够得上「輕裘」二字，就全仗刮皮的工夫。刮皮很辛苦，可以工作的季節又不太長，所以刮皮的工資要比其他的工資高出許多。

第四步「縫衣」，熟皮刮好，主要的工作就是縫製成皮筒子。各個縫工領到所派的熟皮，按照規定的尺寸，裁成皮筒子（展開十字形、前身、後身、兩袖），然後縫在一起。裁縫皮筒子，也需要技術，好的皮子縫在前後身，不好的部分，縫衣兩條袖子，截長補短，一點材料都不能浪費。最後一道手續「甲洗」。甲洗純粹是處理羊毛的工作，就是把縫好的皮筒子吊起來，把羊毛用清水刷洗乾淨。羊毛太長，必須用筷子抽打，把兩三寸長的羊毛打成九道彎，成了一捲一捲小花紋，不但美觀，也不覺得羊毛太長，穿起來舒服。這就是交城製造的灘羊皮衣比別處名貴的原因，既白又輕，羊毛九道彎。可惜這種工業因日本軍閥侵略中國，而被破壞了。因為敵人侵佔了

山西，山西和寧夏的交通隔斷，生皮來路斷絕，交城製造灘羊皮的工業全部完結。

### 父親做學徒的骨氣

父親童年，大伯父和二伯父在商業方面，似乎很不差。不過他們賺到的錢，並不公開拿回家中，讓祖母仍舊過着窮困的日子，以致父親不能上學，祇讀了三個冬學。父親在十二、三歲的時候，祖母托人把他送進一家皮房學手藝，開始學徒生活。製造灘羊皮學徒，一般規定，五年才能出師。其實這種手藝，要不了學習那麼長久，頭一、二年完全給皮房或老板家裏打雜。父親認為這種惡習最不合理，所以我家從來不要學徒工作。做學徒沒有工錢，五年出師，成了師傅，才有工資。做學徒穿的衣服和鞋襪，必須自己家裏供應。父親的五年學徒生活，可說是多姿多采，極不平凡。他老人家希望我們有志氣，要能忍耐，不祇一次兩次告訴我們，關於他學徒生活的種種故事。父親個性好打抱不平，他從小就看不慣不合理，不公平的事情。遇上這種情況，他就會同人家論理爭執，甚至於打起架來。他年紀小，吃虧的總是他。可是每次打架，掌櫃們總是說他不對，而把他開除，趕了出去，行李也被扔到門外。

手藝沒有學成，中途回家，怎能對得起祖母呢？所以，父親拿定主意，你趕我走，我偏不走。拿著行李悄悄地溜進皮房，任憑掌櫃們責罵處罰，就是不走。五年學徒生活，不知被趕走過多少次，扔行李也成了家常便飯。父親忍耐再忍耐，一定要學完手藝。因為父親後來成就就很大，這

個故事，就成了交城工商界談話的資料。

五年學徒生活結束，父親成了科班出身的製造灘羊皮的熟練工人。因為他學習努力、認真，他的手藝學得很不差，同輩學徒們，沒有一個比他強的。掌櫃們心裏有數，認為他有出息，這樣的人才不可多得，很想把他留下，做他們的基本幹部。可是父親有很大抱負，那裏瞧得起這家皮房。他要自己創業，不願為他人作嫁衣裳。

父親學滿手藝的那天，向掌櫃們告別，他說：「以前你們今天要趕走喬三，明天要趕走喬三，三番五次把我的行李扔到大門以外。現在你們要喬三不走，也留不住了，謝謝你們五年來的栽培！」

說完，挾上行李，走出他學手藝的那家皮房

台灣省於酒公賣局出品之台灣啤酒，為享譽國際品質最優之啤酒，係以大麥芽，啤酒花及蓬萊白米釀造。其產品包括○·六公升玻璃瓶裝，○·三公升玻璃瓶裝，及○·三五四公升鋁罐裝三種，含酒精量百分之三·五。為香味濃郁，酒味清淡之飲料，啤酒一瓶含有之營養份，其熱量相當於白米飯一碗，蛋白質相當於鮮奶一杯，礦物質相當於雞蛋一個，並含有多種維他命B，能使皮膚光滑柔嫩，消除緊張，恢復疲勞，營養豐富，價廉物美，大宴小酌，居家旅遊，均甚相宜，實為消暑滋養之最佳飲料。